

我的一生

作者：李宗集（上海）

(上接2015年4月3日第8版)

社会主义学院

统战部筹建的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就要开学了。应镠和他一起在颛桥劳动的四十个人都要转到那里去。从58年的9月到59年的1月底，只有周末回家。但日子好过多了。我笑他们是因祸得福，衣食不愁了。有时，他还能从小卖部里带些吃的东西给孩子们。

第二年九月，他摘去了右派帽子，去了我心上的一块病。不久就调回学院上课了。也许又有人认得这样做，未免太宽了吧，就留了一个“尾巴”，指定他做中文系四位讲师的“助教”。这件事他没有告诉我，大概是怕我为他鸣不平。校方的这一措施是后来我从他的日记上看到的。

我是他调回学校后，去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第二期学习的。同组的比我年龄和社会地位都要高些。接近年节了，常常有一些活动，我年纪轻些，凡有演出歌舞、唱唱说说的节目，我都得参加。哪里有什么兴致去参加这些活动？但所处的地位，让我知道，要你干的你只能认认真真地干。

我懂了一个道理。既然已成为右派，不聋不哑，有话就得跟着大家说说，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然就会惹来麻烦。有一件事我记得牢牢的，一天学习时，指定了一个人读报，她读得实在疙疙瘩瘩。我就说：“您累了吧，我可以代您读。”结果是经受了一次“集中火力扫射”。第一期有一位有名的右派，和应镠关系不错，他的妻子是社科出版社的编译，在会上也声色俱厉地批评了我。我知道是自己闯了祸，只得吭声。过了不久，他的丈夫对应镠说：“她这是过激的表现，也是无奈，让你爱人谅解。”其实我早已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他们两夫妻都是我尊重的人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是我对自己的言行欠考虑，撞上了枪口。可是我没有机会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。这个失悔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。他们先后离开了这个对他们不公正的社会，一个自死在十年

月后工资就要扣20%。反右后，我的工资扣了三级，已经只有82元，再扣20%，就更难维持这个家和安心病休了。四个孩子怎样生活，怎样读书呢？我提出回学校全日工作的要求。感激那时的领导同意我的要求，并把我安排在图书馆新设的一个外文工具书参考室。在那间屋子里，没有多少人来查阅工具书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就抓紧时间看看书，还写了两篇文章，一篇是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，另一篇是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杀害的作家洪灵菲的资料（包括编年和评价）。第二篇当年就被作协《现代文学资料》选用了，还给了160元稿费（分给了我60元），署名是“图书馆资料组”。关于两个口号的那篇，因为涉及到的人太多，我没有敢拿出来。

洪灵菲是三十年代死于国民党屠刀下的烈士，我以为绝没有问题。没有想到在十年动乱中，竟以《一枝大毒草》为题，把批判的大字报从图书馆底层一直贴到三楼。八十年代末，图书馆又印发了这个资料，大概是有所增补的吧，但在列出的一排作者中没有我的名字。文章不再是大毒草了，当然是好事。没有我的名字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但它还是像个石臼一样，久久压在我的心上。看来我已被定在“万劫不复”的地位上了，我能不能感到它的重量吗？

第二次下乡

年初才从社会主义学院回来。三月初，陈云涛书记就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名单，这些人要去余山那边的农村里劳动，没有时间限定，要看改造得怎样。户口暂时转至农村。除了带队的，大部分人是右派。女的只有三人，其他两个是受家属牵连，已经划为右派的只有我一个。名单宣布后，我就去找陈书记，自己的病一直没有好，血还在吐，请他把我下放的日子推后些。他说：“已经决定并宣布了，不能改动。在具体分配工作时，可以考虑一下你的健康问题。”话已说得很委婉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
我们去的是距余山九里的乡下。到那时，已经是育秧的时候。我的工作很轻，拿着一面铜锣在秧田四处转悠，看到麻雀啄食才撒进秧田的稻谷，就敲打手中的铜锣，一面敲、一面喊，或扔过去一块土疙瘩，哄走秧田的雀群。既没有人监督，也没有人看管，一切凭良心干。我喜欢唱歌，那时还年轻，唱得出来，一唱、一喊，秧田里的麻雀就一哄而散了。

秧田里的秧苗长得齐齐整整时，我的工作就改了。先是夜晚去远处田边把成熟的蚕豆割好、捆齐、挑回来。一担四捆或六捆，有一定的重量。夜间，田埂上湿滑，担子更沉重。接着是把种在近处田边上的豆子也挑回来。这儿的豆棵不是割而是拔的，连泥带水，一路在田埂上行走时跌跌滑滑，困难更大。对我这么一个劳动经验的人，想干好也难。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村里有一条在打斗时把鼻孔扯豁了的公牛，有“碰人”的习惯。有一次我正挑着收来的豆棵沿着田埂往回走时，碰上了它。眼看着它低头向我冲来，在田里干活的人，特别是乡亲们，喊成一片。我吓得失魂落魄，滑进了水田。牛被喝住了，我却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队长过来，问边上的人说：“你们是见死不救呀！”大家，包括一起下去的下放干部都不吱声。队长看清了是那头要“碰人”的牛干的好事，就把村里的女人叫来，把我“拖

泥带水”地扶了回去。以后，我只敢在日落以后，牛已归厩，才敢去远处田埂上挑捆好的豆棵。我没有对家人谈起过这件事，让他们为我悬着心有什么意思呢？

缺粮的情况已经开始了。不久，我的吐血的毛病又犯了，血比以前吐得更多了。有一次，据医生的估计，当在150cc左右。和我住在一间屋子里的一位下放干部可有意见了。她是学校幼儿园的老师，回房间时看我正大口大口地吐血，就叫了起来：“你去外面吐吧，我最怕看这种事。让人恶心！”到了屋外，血没有止住，正好被我们一起去下去的队长看见了。他是地理系的年轻教师。他命令我“回屋子去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下放干部的形象。”我只好回屋去了，拿了一些纸，吐在纸上，还尽可能把吐在地上的擦干净。有人向上反映了这事，最后决定让我去养猪场烧火、煮猪食。第二天，大风雨、雷暴，我坐在灶后烧火，有血就悄悄地吐在废纸里，丢进炉灶。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“保持沉默！”

风暴是中午来的。教育局长姚力这天上午下乡视察，看见身披棉袄的我，坐在灶后烧火，不时把血吐在废纸里，他就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有人向他汇报了。他说：“暴雨一停，就送她回上海。”这一决定使那些要和我接触的人都放下了心，不会被我传染。我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。走了九里路，去了余山脚下的汽车站。回到上海就进了离家最近的第八医院。

在医院里，我就不是惹人嫌的人了。毕竟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、护士，虽说我病势不轻，他们都十分镇静，没有制造什么紧张空气。主治医生只轻轻对我丈夫说：“不要让孩子到病房里去。先在医院里住下，可能会好起来的。”

在我逐渐好转时，应镠舒了一口气：“他们的判断都不对，你必须活下去，为了孩子，也为了我。”

我很清楚，是饥饿、超常的劳动和被歧视造成的心理压力，把我推向了接近死亡的边缘。

从医院出来，医生说要休养几个月，我却立即回了图书馆。打成右派时，工资已降了三级，还要因病假再打八折，拿什么养活我的孩子啊！我必须立即回图书馆恢复工作。不知是哪位好心的领导让我又回到外文工具书参考室，那里几乎没有读者出入。我在里面安心地整理了一些资料，读了一些书。

供应是那么的匮乏。我虽然还没有见过四哥的妻子，对她的性格一无所知，但相信他们会帮助我的，就让应镠给四哥写了告急的信。

不仅回信很快就来了，他们还寄来了我急需的食物和药，并告知另有一个渠道，可合法地给我寄来营养品——在南京路上的华侨商店，一次可以寄10磅左右的食物和药物。

我成了家里最享福的人。每晚应镠回家来，就为我冲牛奶，在烤得黄黄的面包上涂上黄油，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咽下去。那么爱孩子的人，竟不让和孩子分享。为此，我还和他争吵过。他说：“有吃的就好，还是有妈妈好？”我的回答是：“都有才好！”

经过不短的一段时间，苦难过去了，我们都活下来了。若不是在十年动乱中，应镠受了太大的残害，我想我们这个家至今还会是完整的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如需转载，请联系本报。)

电影文学小说

(上接2015年4月3日第8版)

第二十六章

嫁翡翠，威尔逊婚礼现场开枪

Cancan饭店内，穿着新郎服装的邝世五要出去，翡翠死死地抓住他。

饭店外，威尔逊在马上。他拿出从邝世五房间里搜出来的那块银矿石大喊道：“姓邝的，这块银矿是你从阿三这个小偷手里拿来的。你敢不承认？是从你的房间里搜出来的，欧普警长可以作证。你这小子是懦夫，胆小鬼。”

Cancan饭店内，玛丽见欧普警长还没出现，她有些绝望。说好了的婚礼过后把邝世五带走，现在也应该来了。玛丽的直觉告诉她，欧普和他的兄弟朋友们一定在什么地方，像以前一样，他一定会在威尔逊开枪前先发一枪打掉威尔逊的枪，他们的眼睛比猫还亮，他们的速度比狮子还快。她知道不在关键时刻，欧普是不会出来的，只有在关键时刻，才能显出他的英雄本色。她决定冒个大险。她大声对邝世五命令式地吼道：“世五，这块银矿石是谁的，是你的吗？你为什么不出去？”

玛丽从身上拔出一支枪，扔给世五，要他出去！但是他知道世五出去，不可能争得过这些杀人魔头。世五接着枪，迟疑。

翡翠紧拉着世五不放。

翡翠大叫：“姐，姐，你不能叫世五出去，他出去会没命的！”

玛丽没有理会翡翠，她还是不断地喊：“世五，你出去，和他说清楚！”

翡翠惊奇，她感到意外：“玛丽姐，你难道还不相信世五吗？他根本没有偷啊！阿三也没有偷啊！”

玛丽还是大声地说：“不是我不相信他，是大丈夫敢做敢为。是他拿的赃物，他要说清楚。”

邝世五突然想起刚才玛丽要欧普在婚礼后来抓他。现在面对凶狠的威尔逊和灵狗，又叫他出去送死！他突然大喊：“啊，玛丽老板娘，原来你一直在坑我啊。你叫我出去，是要我去顶罪不是？好，我去，我去。”

世五拿过枪，熟练地将枪上膛，大踏步走出去。邝世五一步一步走过去，向威尔逊走去。大家都在看这个中国大汉。眼看一场杀戮就要开始了，有的人害怕地缩起头。

邝世五来到威尔逊面前。

对面的酒吧里，就连身经百战的道克也急了，捏了一把汗。道克：“欧普警长，现在我们要去了吧。”

欧普没有理会道克，自言自语地说着：“这个女人，这个女英雄！有种，真是有个种的女人！好啊，干得好！”

欧普说完，问：“你的那个法官呢？”

道克说：“他在，他在里面。他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欧普沉着地说：“好！再等等。”

道克和摩根已经等不住了，他们的手按着枪把，随时准备射击。

街上的人们看到玛丽和翡翠也从Cancan饭店走了出来，见邝世五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她。好像在说：“玛丽啊，你怎么这么肮脏，你怎么能这么出卖我呢？”

玛丽走近邝世五，喊了一声：“世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！”

邝世五哼了一声：“玛丽，原来是你把我出卖的呀！你救过我，现在你出卖我，我们扯平了！”

墓碑镇的中国玛丽

作者：梧桐（印第安纳）

翡翠大叫：“世五，玛丽姐是绝不会出卖你的。你乱说！”

邝世五从鼻子里哼了一下：“笑话，那他们是怎么拿到这块银矿石的？”

翡翠大声说：“是他们和欧普警长一起来搜的，他们搜到了，没有交给欧普警长。”

玛丽欲想申诉：“没有，世五，我没有把你出卖。不过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威尔逊指着银块横蛮地说：“姓邝的，这是你从阿三手里抢来的吗？”

邝世五摇摇头：“不是，是他给我的。”

威尔逊奸笑着说：“你知道他是从我这里偷的吗？”

这时，菲利普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，大叫：“邝世五，这块银块是阿三从矿上偷的吧，快说！”

邝世五垂着头说：“不知道。也许吧。”

菲利普眼看着他的阴谋就要实现，大叫：“不是也许，是就是，对吗？快说！”

玛丽看着邝世五，低声说：“世五，你千万不能胡说八道啊！你说，阿三没有偷过银锭。没有！”

邝世五抬起头，辛辣地看了看玛丽，说：“玛丽啊玛丽，你真不该出卖我的。你知道我今天是新婚第一天，你不但毁了我，也毁了和你同甘共苦这么多年的好姐妹。我死了，她就变成寡妇了。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！你出卖我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你太虚伪了。”

玛丽，翡翠齐喊起来：“邝世五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不说实话呢？”

邝世五气愤地说：“哼，实话？玛丽老板娘，我一直在想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。原来你想脱壳，要把我给卷进去。”

邝世五扭头大声说：“这块银块是阿三偷的。阿三死了，我就占有了这块银块。”

威尔逊和菲利普转向玛丽：“你这刁婆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说？好吧，绞刑架就在那边。你自己去了断吧！”

恰普的人齐声喊：“玛丽绞刑，玛丽绞刑，玛丽绞刑……”

玛丽眼睛发出闪亮的光：“邝世五，就你这句话，我就得死，你知道吗？我和他们是签了生死合同的啊！我知道你这样说，是气我把你出卖了。可是我要你说实话呀！阿三是不会偷的。”

邝世五低下头。

翡翠疯了似地跑过来，哭叫着：“邝世五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谎话呢？你怎么能这样诬陷呢？玛丽是为了你和我，玛丽是在保护你！你怎么不明白呢！”翡翠说完紧紧拉着玛丽，不让玛丽走。

玛丽看了翡翠一眼：“小丫头，让我去，我和他们是有合同的。我们中国男人说话一言九鼎，中国的女人就不是这样吗？别哭，我不想看你的眼泪！”

玛丽走上绞刑架，两个牛仔将绞套套在玛丽的脖子上。

马修爬上绞刑台，大喊：“玛丽，阿三没有偷，他没有偷。你不该死！”

两个牛仔把马修推开。这时枪声响了，套着玛丽的绞套落下来。马修看到人群中，菲利普正举枪准备向玛丽开枪，马修奋不顾身地冲过去。菲利普的子弹射中马修的胸膛。

玛丽抱着马修：“马修，马修，我的好兄弟！……”

——待续——

(版权文章，如需转载，请联系作者或本报。)

分类广告 CLASSIFIEDS

裁缝店出让

地点好，客量多，有意者请致电麦先生：317-881-4876

Carmel老店转让

14年老店。生意稳，投资少，回报快。有意者请电赵师傅：317-350-0259

按摩店出售

因本人迁往他州，故将经营的按摩店出售，有意者打：574-339-6424。

床脚店转让

Jj Spa, 9451 E. Washington St. Indianapolis, IN 46229 价格一万九千元，电话：317-909-0851

日本餐馆出售

Sale for Japanese Sushi Restaurant Best location at Indy. Hiring Sushi chef 317-514-0013

印刷

名片、传单、菜谱、请帖。收费合理，服务周到。317-808-2222 Mark Stevens; 317-213-5825, 中文

Buffet 出售

印州中部Buffet店，地点好，学校附近，简单易做，成本低。生意稳定、包赚钱。有意者请电：317-776-1335

聘兼职职工或家庭看护

\$50/half day 3-4 hours. 5-6 days a week Call or text Karen at :317-414-3218 Email: kyan88@comcast.net

招聘

诚聘熟手厨房杂工多名。联系电话：317-446-5850

招聘收银员

越华超市急聘几位收银员。请联系周先生 502-439-6427。

餐馆招聘

请启台、洗碗工、帮炒。有兴趣者，请联系幸运楼 317-446-5850

欢迎刊登分类广告

印州缘来介绍所

临时住宿，机场，客运站接送，婚姻，各种职业介绍等。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！电话：317-964-1769

印城精诚装修

商业店铺、翻新房屋、地下室、卫生间、厨房、地板、瓷砖。拥有商业保险，经验丰富，价格合理，免费估价。联系：王文权，电话317-446-8788 email:wenquan.wang2012@gmail.com

接送、翻译、电脑维修

电脑维修升级，教车陪练，机场接送，国语、粤语、英文十分流利可胜任任何口语翻译以及文书翻译，旅游或者商务接待。价格优惠，服务质量保证。有意者请联系电话：317-370-1091，或邮箱：liuyue2014usa@gmail.com

现金收购二手车

现金收购各种旧(废)车辆，废车处理，拖车服务。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：317-828-0820

美容院/指甲店转让

Very new beauty salon / nail salon for sale. North of Indy, great location with potential walk-in customer. Owner has other commitment. 店好区好利润高。电话:317-225-3338.

中医针灸，脊椎专科

网址: www.yanghealthcenter.com 专治: 腰背痛, 妇科, 疑难杂症。报车祸保险。免费咨询, 电话: 317-816-4006

美容美发专营

17年经验理发师, 专营各式男女理发、婚礼盘头化妆、美容护肤面膜。

服务周到, 价钱合理! 电话: 317-964-1769 地址: 10255 N College Ave., Indianapolis IN, 46280

黄师傅专业地板

十余年专业地板施工经验, 承接过多家建筑公司工程。现承接商业、家庭各种木地板工程。精心施工, 免费评估。电话: 317-828-8257。

机场接送

提供机场、公交车站等接送服务。有意者请联系王师傅: 317-828-0820。

搬家公司



干净方便 省时省力 经济实惠



1-888-218-MOVE

如您想刊登分类广告, 请发电子邮件至aatodayin@gmail.com, 或致电: 317-213-5825。分类广告价位: 每30个字\$5; 加入照片\$5; 加边框\$20